

革命大批判



锄毒草 批黑书

资料汇编

第二辑



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

《文汇报》社论

在当前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有计划地、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斗争。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及其代表性论点，深入批判那些对青少年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毒草小说和毒草戏剧、电影作品。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重要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中指出：“以文学艺术而论，各个方面都还有一批毒草，需要选择其典型者进行更深刻的批判。”要把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深入开展起来，需要作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看看那些毒草书、毒草电影、毒草戏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看看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有那些新的表现，看看思想文化战线上有那些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要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要批判斯坦尼，要批判肖洛霍夫、西蒙诺夫，还要批判陆定一、周扬、夏衍这些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批判上海文艺界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之，不论外国的或中国的形形色色的“祖师爷”、“老头子”，都要选择其典型者，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文艺批判的各项战斗任务，还需要组织力量，认真地加以完成。

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诸如“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

论，以及电影界的“离经叛道”论，等等，难道已经批深批透了吗？没有。不仅没有批深批透，有的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触及。而这些代表性的谬论，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影响很深，危害甚大。在这股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和控制下产生的小说、电影、戏剧等等，又向群众散布了大量的毒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阻力。不批判这些反动的文艺思想，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占领文艺阵地。已经占领了，也有重新被资产阶级夺过去的危险。为了继续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把文艺批判抓到底。

有的同志认为“文艺批判是文艺界的事”。这种看法对吗？不对。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抵制和批判，绝对不应只是文艺战线的任务，而应是广大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共同的战斗任务。

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文艺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了社会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文艺战线的斗争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文艺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那些巴金、老舍、欧阳山、周立波之流的黑作家，他们的作品在解放前销路并不大，在青年中的影响也很有限，为什么到了解放以后，却这个“文集”、那个“选集”地大量发行起来，“暴发户”式地搞得“红得发紫”？这就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而这样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最后消灭剥削阶级根子及其思想影响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从社会上肃清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的反动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教育人民，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培养共产主义的战士。

试问，那一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小说、电影或者戏剧，不是在宣传“忠、孝、节、义”，不是在宣传“世界上每个人活着都是为自己”，不是在宣传“活着就是一切”的世界观？那一部毒草书、毒草戏和毒草电影，又不是在拼命鼓吹个人奋斗、个人幸福、个人名利、“三纲”“五常”、谈情说爱、流氓行为？不是在散布地主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反动政治影响？又有那一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是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化身？难道这是什么“有益无害”、“能得到休息”？同这些毒草作斗争，难道只是文艺界的事？显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应当重视这场文艺战线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顽固派，正在偷偷摸摸地推销毒草书刊，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动向。一颗子弹，只能打倒一个人；一本反动小说的流传，可以“吃”掉一批人。深入开展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批判，可以化毒草为肥料，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能锻炼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从小就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一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那种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和反动的艺术观，也要注意批判。艺术趣味和艺术观，是世界观所决定的。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毒草文艺，无一例外地反映出没落阶级的腐朽的艺术情趣，以缠绵悱恻、阴暗恐怖、曲折离奇、精神分裂等等，为其艺术特色，严重地腐蚀人们的思想。不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作品，又非常注意艺术上的精心打扮，以发射其糖衣裹着的炮弹。不是有人很欣赏反动电影《早春二月》的所谓“艺术性”吗？请注意，那是经过中国修正主义电影“祖师爷”夏衍亲自动手修改过五百多个镜头的哩！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

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那些内容愈反动而又愈带艺术性的文艺作品，更要深入地进行批判。我们要在批判过程中，使广大群众划清无产阶级艺术观和资产阶级艺术观的界限，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我们应当重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要重视“批黑书”、“锄毒草”等等群众办的大批判专栏。既有一批经过比较深入研究写出来的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量比较高的文章，又有广大群众性的批判文章。这样，就能陷修正主义文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抓紧革命大批判，持续不断地向修正主义文艺的顽固堡垒猛烈开火！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

目 录

- 一、恶毒的丑化，垂死的哀鸣
——评夏衍的大毒草《包身工》 (1)
- 二、剥去大毒草《包身工》的画皮 (5)
- 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夏衍罪恶史 (7)
- 四、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
——批判陈登科的反动小说《风雷》 (11)
- 五、反动小说《风雷》出笼前后 (22)
- 六、从祝永康看《风雷》的反动性 (27)
- 七、《风雷》是“桃园经验”的翻版 (32)
- 八、从《寻父记》到《风雷》看陈登科的反动本质 (35)
- 九、特务文学的活标本
——把反动小说《风雷》第六十一章揪出示众 (38)
- 十、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个黑标本
——狠批反动小说《东风化雨》 (41)
- 十一、狠批反动小说《东风化雨》 (48)
- 十二、《东风化雨》是在刮什么风？化什么雨？ (52)
- 十三、《东风化雨》的出笼前后 (56)
- 十四、《三里湾》——资本主义的臭水坑 (58)
- 十五、鼓吹右倾投降主义的《李家庄的变迁》 (62)
- 十六、砸烂赵树理的金字招牌《小二黑结婚》 (64)
- 十七、《小二黑结婚》与彭德怀 (67)
- 十八、赵树理的反革命罪恶史 (68)

恶毒的丑化 垂死的哀鸣

——评夏衍的大毒草《包身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炮制的大毒草《包身工》，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直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周扬文艺黑线吹得天花乱坠，什么“在中国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纪录”啦，“为人传诵的优秀的报告文学”啦，又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教材”啦……。肉麻的吹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解放以后他们还通过发行单行本、杂志、课本等方式，大量出版、刊登、选用《包身工》，加上它以描写工人生活为幌子来迷惑人，因而这篇大毒草危害极大，流毒极广。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今天，是彻底批判大毒草《包身工》，还其庐山真面目的时候了！

“国防文学”的黑标本

《包身工》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笼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侵略，对此，我党决定的基本的策略方针，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还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围绕着这个根本的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政治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地要在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头目周扬之流，紧紧追随王明、刘少奇的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先生，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革命口号，与周扬的“国防文学”针锋相对。

就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在这两条路线、两个口号的白热化搏斗中，夏衍这个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精心炮制了“国防文学”的黑标本《包身工》。

《包身工》是写上海杨树浦东洋纱厂女工的生活的，然而，夏衍在洋洋万言的《包身工》里，根本不去塑造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不去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工人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相反，却以阴郁低沉的笔调，竭尽歪曲、诬蔑之能事，象巫婆一样咒骂中国工人阶级“好象连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烧的火种也已消散掉了”，中国是“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这完全是右倾投降主义的腔调，这纯粹是“国防文学”的语言！

它为什么要把工人阶级歪曲得一塌糊涂？其目的是要抹煞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替国民党反动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帮腔，为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包身工》如何不择手段地侮辱工人阶级的。

丑化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

工人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对工人阶级抱什么态度，是歌颂还是诬蔑，从来就是区分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

当时，面对日本强盗的加紧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英勇的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革

命运动。但是，夏衍却站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诽谤、丑化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觉，还没有团结，还没有反抗”。

什么“还没有自觉”！毛主席说：“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可是在夏衍的笔下，工人却被糟蹋成了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生物”，没有半点觉悟的，更不认识本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甚至“久已遗忘了”回击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安于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只晓得“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这不是十足的奴隶，又是什么？

什么“还没有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我们工人阶级是最讲团结的！

但在夏衍的笔下，工人们都变成了“没有结合力”的一盘散沙，泾渭分明地分成所谓“外头工人”和“包身工”两派，犹如冤家对头势不两立，甚至连“包身工”之间，也都“没有‘朋友’”，全是自私自利，吃饭时“一窝蜂地，抢一般地各人盛了一碗”。夏衍就是这样恶毒地污蔑、攻击工人阶级。真是反动之极，罪恶滔天！

什么“还没有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残酷的旧社会里，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剥削压迫，所以他们最富有反抗精神。

够了，够了，夏衍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往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是可忍，孰不可忍！

彻底砸烂《包身工》这棵大毒草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曾经明目张胆地诋毁“工人不懂

政治，觉悟不高”，“工人不是不赞成剥削，而是怕无人剥削”。夏衍就是通过他的《包身工》，把刘贼的这套反动“理论”艺术化了！《包身工》就是丑化工人阶级的文学黑标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最科学、最精辟、最崇高的论述，也是对《包身工》所散布的反动谬论最有力、最深刻、最尖锐的批判！

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批深批透，把夏衍的《包身工》这株大毒草连根铲除，去创作更多歌颂我们伟大时代的革命主力军——工人阶级的革命新文学！



剥去大毒草《包身工》的画皮

《包身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祖师爷夏衍向革命人民进攻的一颗“毒气弹”，让我们来看一看被某些人吹捧为“光辉典范”的《包身工》到底是什么货色？

《包身工》描写的是一九三六年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厂的女工生活。在《包身工》中，夏衍根本不去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三大敌人作斗争的英雄气概，也不去揭露罪恶滔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相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掩盖阶级和民族矛盾，竭力丑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

丑化劳动人民

夏衍出于他的反动阶级的本性，使出了泼妇骂街的伎俩，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进行肆意歪曲和诅咒。说什么：“顾正红事件过了十一年，工人们成了一群‘血肉机器’，早已遗忘了‘人类所该有的力量’。”又说：“工人的反抗斗争不但没有好结果，反而增添了麻烦——日本人开的厂增加了入厂要凭证的制度。”这岂不是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放下武器，不要斗争，跪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面前，去乞求恩施，老老实实做奴隶吗？这是道道地地的投降哲学！

这是夏衍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极大的污蔑！当夏衍抛出大毒草《包身工》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勾结，把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反抗的斗争日趋高涨的时候。象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随即掀起的“五卅”反帝大风暴，广东、香港的“省港大罢工”以及全国所组织的八十万工人

的抗日救国联合会等一系列的英勇斗争，都给日本等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在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广大包身工、童工也激起反抗，象上海大隆机器厂的一些童工就直接参加了工人的罢工斗争。“外头”工人也不是象夏衍所说，“看不起包身工”，而是把他们看成自己的阶级兄弟姐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

《包身工》的反动性，不仅是丑化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形象，而且为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包身工》里的包身工所遭受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阶级的、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就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具体反映。在旧社会里，政权在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手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丝毫没有地位。然而，夏衍在《包身工》里，不去揭露旧社会的罪恶，却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归结为自然灾害，归结为音响、尘埃、湿气和机械变更等表面现象。这是十足骗人的鬼话。

夏衍在《包身工》中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出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必然结果。一九三五年前，他积极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敌人的刺刀使他吓破了胆，于是，他又从极“左”滑到了极右。《包身工》中所写的“黑夜，静寂的，死一般的长夜”，就是他内心丑恶灵魂的大暴露。

当前，正当全国革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大毒草《包身工》拿出来狠加批判，把它批倒批臭！

三十年代

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夏衍罪恶史

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之一——夏衍，原名沈端先，出身于杭州的一个反动的封建地主家庭，他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安插在文艺界的代理人。长期以来，夏衍狂热鼓吹资产阶级文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他顽固地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肆鼓吹极端反动的“离经叛道”论，疯狂地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多年来，他窃踞了旧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影协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要职，把持电影、文艺等阵地兴风作浪，结党营私，包庇坏人，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我们应该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彻底肃清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流毒，彻底批倒批臭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夏衍。

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史

一九三五年，夏衍在大毒草《赛金花》里，把不屈服于帝国主义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义和团诬蔑为“拳匪”，“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一九三六年，夏衍在写《秋瑾》时，仍把义和团诬蔑为“拳匪”，称太平军是“长毛”。相反，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却无耻地进行歌颂，甚至还为日本侵略军大唱挽歌。夏衍看到一个日本鬼子被打死了，他竟胡说什么这是一个

“最悲痛的悲剧”，并且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在这里，夏衍的反革命真面目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早在三十年代，夏衍就伙同周扬、田汉、阳翰笙等人围攻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这四个家伙被鲁迅先生痛斥为“四条汉子”。到了解放以后，他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捏造历史事实继续攻击鲁迅。一九五七年八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公然为周扬他们一伙的“国防文学”翻案，装出一付“受害者”的姿态，对鲁迅进行“控诉”。胡说什么鲁迅当时不听周扬等人的意见，“肆意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甚至到一九六一年还别有用心地贬低鲁迅，公然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唱对台戏。

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夏衍几十年的罪恶历史表明，他是一个十足道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一定要把他彻底斗倒、斗臭！

厚颜无耻地吹捧反动资本家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鼓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时候在党内窃踞要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也紧紧跟上，一九四九年五月，他伙同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在香港请永华电影公司的反动资本家吃饭。席间，夏衍、潘汉年向这个反动资本家提出要求“合作”的愿望。这个反动资本家竟极其嚣张地引用反动报刊上的材料，疯狂地攻击党和人民解放军，夏、潘之流不仅不予以反驳，反而低声下气地默认下来，完全是一付奴才相。

在全国解放后，夏衍窃踞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要职，掌管了电影事业，又和香港电影公司的反动资本家大规模地“合作”起

来。在“合作”中，他同样是奴相十足有求必应，甚至提出所谓“五不要”的反动透顶的口号。

彻底卖国的“五不要”和反党的“独白”

夏衍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一面放手让资、修影片大量进口，大放其毒。他还提出了“革命影片不能出口”论，“外汇价值”论等等反动口号，大肆贩卖阶级投降主义的黑货。他还丧心病狂地规定了出口影片“五不要”：不要红旗，不要天安门，不要国际歌，……特别令人发指的是，竟然不准在影片上出现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是可忍，孰不可忍！坚决打倒夏衍！

正是在陆定一、周扬、夏衍这些反革命的“祖师爷”、“老头子”的指挥策划之下，使整个文艺战线上一时妖雾弥漫，黑云乱翻，大批大批毒草，坏影片，纷纷出笼了，如：《燎原》，《革命家庭》，《怒潮》，《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独立大队》，《阿诗玛》，《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红河激浪》，《杨乃武与小白菜》，《两家人》，《球迷》……使整个文艺舞台毒草丛生，乌云乱滚，为复辟资本主义大喊大叫，鸣锣开道。

当我们国家遭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国际上帝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以为时机已到，疯狂地攻击三面红旗，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刮翻案风、单干风，拼命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阴谋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时候夏衍急忙跳出来大肆贩卖他的“离经叛道”论、“间接服务”论和“有益无害”论等等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叫嚷“是什么教育了人民？不一定是教科书，而是包公，海瑞”。夏衍狗胆包天，竟敢公然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叫做“教科书”，真是反动透顶！

在这以后，夏衍利令智昏，他伙同瞿白音炮制出向党进攻的大毒草《创新独白》。他策动影协举办裴多菲俱乐部式的“读书会”，调集各厂编导人员，学习古今中外毒草，培养资产阶级文艺队伍。他举办改编训练班亲自当班长，传授改编“经验”，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大唱赞歌。从思想上，组织上，排斥工农兵题材。

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接连作了两次极为重要的批示，揭开了文艺界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极大地推动了文化领域里的灭资兴无的斗争。夏衍见势不妙，然而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在大叛徒刘少奇等人的包庇下，继续负隅顽抗，进行垂死的挣扎。他在电影界大搞“评功摆好”，竭力制造反革命舆论，吹嘘他领导下的电影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公开对抗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后来，眼看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快烧到旧中宣部阎王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上了，他们才不得不对夏衍进行一点“批评”，演出了旧文化部假整风的丑剧。但是夏衍照旧非常神气，甚至到了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旧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时，夏衍还被请上主席台。这就是刘少奇、周扬、肖望东、夏衍等人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铁证。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流毒。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夏衍彻底批倒，批臭！

砸烂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